

厝边话

浮桥老街拾忆

□蔡永怀



浮桥老街(作者供图)

浮桥老街不长,它位于笋江南岸,因为街道有一处拐弯,以前本地人也称它“挖角街”。从这条街往北走就是始建于南宋时期的笋江旧桥,它曾是进出泉州城的交通要道,早年间桥上总是车水马龙,行人、车辆时常混杂一起通行。

当时为了不在桥上耽搁时间,想要抓紧时间进城的人们,都会赶在清晨时分出门,先是穿过浮桥老街,然后直奔笋江桥。这时的老街上,最常见的是推着独轮车的农人,他们的车上装着从菜园里采摘下来的新鲜蔬菜,运送的目的地是位于新门街的蔬菜公司。此外,街上往来的还有不少骑着三轮车载着大米、地瓜到市区兜售的小贩。

日头渐渐升起,老街两旁的商铺也陆续开张了。过去街上的小吃店一家连着一家,家里长辈偶尔会带我来这里打牙祭,吃的东西不是稀罕物,往往就是一个烧肉粽或是一碗萝卜咸饭。因为物美价廉,一到中午,售卖咸饭的小店总是挤满顾客,一碗香喷喷的咸饭搭配一盅清炖排骨

汤,就是熟客们吃不腻的“套餐”。老街上还有一间老相馆,以前过年时,一些住在附近的家庭都会来这里拍全家福,留下珍贵的回忆。后来随着数码相机普及,这家照相馆才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老街东端有一座观音寺,我对它印象也很深,倒不是因为寺庙的建筑有特别之处,而是关于这里的一则传说故事。儿时听长辈“讲古”提起,说是明代大学士李廷机出生在笋江边,因为曾蒙观音显灵证明其清白,每年的农历三月廿十三,他都要来观音寺祭拜。或许是被他的这份诚心感动,每到这天还会出现“镇港鲨”成群跃出江面的奇景,久而久之也给这座寺庙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。我初听这个传说很感兴趣,年少时还特意在农历三月廿十三清晨跑到笋江边,蹲在石阶上静静等候,盼着能亲眼看见“镇港鲨”翻腾的奇特画面,可惜那日我等了好久,江面始终平静无波。

以前每到夏天,家中大人都得反复提醒孩子们去笋江边玩耍要小心,怕孩子不信有危险,还会提起一个传说:笋江桥的石阶底下潜伏着一条蛟龙,它大睡三千年,小睡五百年醒,一旦翻身,江面顿时狂风大作,掀起惊涛骇浪,往来的人都要遭殃,一不留神就会被龙吞进肚子里。时间一长,不少孩子信以为真,也不敢跑去江边嬉闹了,生怕惊动水下的龙。

后来查阅资料,我知道了笋江桥下乱石密布,涨潮退潮时,水流在礁石间冲撞,确实会形成一个漩涡,人若靠近被卷进去,肯定无法脱身。如此看来,大人的提醒,不无道理。

除了传说,以前每逢端午节,穿过浮桥老街,跑去笋江边看扒龙舟,也是我爱做的事。明代诗人黄克晦笔下描绘的:“乍采芙蓉制水衣,蒲觴复傍钓鱼矶。歌边百桨浮空转,镜里双龙夹浪飞。倚棹中流风滢荡,同桡极浦雨霏微。为承清宴耽佳赏,自怪猖狂醉不归。”正是笋江扒龙舟的独特点。清末民初,一到端午节,笋江沿岸的几个村子为了增进情谊,纷纷派出龙舟队在江上竞渡,通常是一艘“母龙舟”在前面开道,一艘艘“公龙舟”紧随其后。一时间,桨影翻飞、鼓声震天,两岸观者如潮,呐喊声、锣鼓声、江涛声交织在一起,热闹非凡。

幼时的夏夜,我还常跟着长辈到笋江边乘凉,看江畔的古榕华盖如荫,有时能看见三三两两的阿婆阿婶蹲在石阶上洗衣,棒槌敲打衣物的声响此起彼伏,一时竟有“万户捣衣声”的意境。有时也会碰见一些垂钓人静坐江边,他们手里的鱼竿轻垂,静待鱼儿上钩,神态悠闲。

岁月变迁,如今的浮桥老街变了模样,笋江桥换了新貌,旧时的烟火与热闹渐渐散去。那些挑担赶路的身影、飘香的咸饭、江边的趣事与传说,也都静静留在我的回忆里,成了抹不去的旧日光影。

每日佳句

生活难免会有卡顿的时候,就像视频加载时的圆圈让人烦躁。但允许自己偶尔“加载中”,才能更敏锐地捕捉到下一个“幸福视窗”。



家常最是抚人心

□邵泽国

傍晚时分,我推开家门,一股熟悉的香味扑鼻而来,那是慢火熬煮出来的味道,不浓烈,却恰似一只无形的手轻抚脸颊,瞬间驱散了我奔波一天的疲惫。

走进厨房,只见母亲正在灶台前忙碌,锅里的汤咕嘟咕嘟冒着泡,锅盖边缘渗出一圈淡黄色的汤汁。转头看了我一眼,母亲便继续低头处理食材,嘴里还念叨着:“去客厅等着吧,饭很快做好了。”

没过一会儿,一锅萝卜排骨汤就摆上桌,揭开锅盖一瞧,切成块的萝卜变成半透明的质地,排骨上的肉也微微脱骨了。接着母亲把另外几道现炒的下饭菜端出来,又装了满满一碗米饭递给我,说:“你太瘦了,要多吃点饭。”这话听着很熟悉,从小到大,母亲对我说了无数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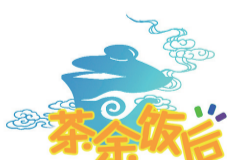
不敢反驳,我赶紧端起碗大口快嚼,母亲坐在一旁不停帮我夹菜,自己却不吃。正准备开口劝母亲吃饭,余光瞥见她的头发,才发现白发又多了,她脸上的皱纹也比之前深了。发现我把碗里的米饭吃了一半,母亲赶紧添了一大勺,不等我拒绝,她又把一碗蛋羹递过来,说是老家寄来的土鸡蛋炖的,叮嘱我多吃点。我问她怎么不一起吃?母亲只说中午还有剩菜,她等会儿再吃。母亲一直都是这样,习惯把最鲜嫩的饭菜留给我,自己吃永远是凑合将就。

记得沈复在《浮生六记》中写道:“布衣菜饭,可乐终身,不必作远游计也。”我认为这话的意思是布衣暖、菜饭饱,家常生活最养人。就像母亲做的不过是普通的家常菜,食材也不是山珍海味,可只要经由她的手烹调,饭菜便有了不同的滋味。这味道里包含着母亲早起去菜市场挑排骨时的用心,也有她在灶前看火候时的细心,还有她算着我回家的日子提前熬汤的惦念。看似常见的菜肴,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付出,每道菜都裹着细碎温热的爱意,让我百吃不厌。

那天吃完饭,我抢着洗碗,母亲拗不过,又不愿意回房间休息,便站到水槽边帮忙整理洗好的碗筷,把它们一个一个放进碗柜里。那碗柜是我刚工作时添置的,玻璃门上贴的装饰花已经褪色,母亲却一直舍不得换掉它。她嘴上说是凑合着用,但我知道母亲是念着旧时光,珍惜着我留在家的痕迹。

深夜的时候,我躺在床上,盖的被子散发着太阳晒过的味道,仔细闻还有淡淡的皂香。不用猜,母亲肯定提前洗了床单被套,还把被子拿到阳台晾晒了。因为每次知道我要回家,她都会这样做,从不嫌麻烦。

如果回家的味道是什么?我会说是母亲耐心熬煮的一锅汤,一碟她削了皮切好的苹果,还有那一床晒得松软的被子。这些东西单独看没什么,但是叠加在一起就成了让我倍感安心的依靠,每当累了倦了的时候,我就会想起它们,想到只要回家,就能卸下所有疲惫,踏实安稳地歇一歇。



老厨师

餐厅刚开业,老板会询问用餐的顾客吃的菜是否合口味?一位顾客回答:“味道还不错,是老厨师做的吧?”老板有些惊讶,好奇地问:“是啊,我们的厨师经验丰富,厨艺很好,不过您怎么尝出是老厨师的手艺?”顾客说:“因为我刚才吃到了白头发了。”

考不过

眼看要考驾照的科目二了,学员很紧张,问教练:“这个考试能补考几次啊?”教练回答:“五次。”学员听后松了一口气,说:“还好有五次机会。”教练又说:“可是你连我关都还过不去呢。”

记不住

孙子叮嘱奶奶:“如果陌生人问您的账号密码,记得千万别说。”奶奶摆摆手,淡定地回答:“放心吧,我压根记不住密码,骗子问了也白问。”

(请作者与本报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)

微观百态

修手机的师傅

□翟长付

这天,我的手机突然自动关机了,之后怎么尝试都无法开机。我一刻也等不了,赶紧骑上电动车,直奔离家不远的手机维修店。

那家店的招牌很醒目,店的面积却不大,它位于菜市场旁边的小巷子口。店里摆着一个小小的柜台,经常守着柜台的维修员姓许,也是这家店的老板。去年,我的手机屏幕忽然出现一条紫色的线,上网查询得到的答案是要换屏幕,不然很伤眼

睛。我不懂如何维修,只能出门想办法,最后才在巷口找到了这家手机维修店。

由于当时店里没有适配这台手机的屏幕,在等供货商配送的空档,我跟许师傅聊了起来。这才知道他来这座城市打拼已经二十多年,一直做的都是修手机的工作。从老式翻盖手机,到现在的智能手机,许师傅都懂得修理。他的店铺搬了好几次,却一直是小小的门面,许师傅笑说修手机不需要太大地方,关键是靠手艺。

后来家里人的手机坏了,我都会找许师傅帮忙修理,一来二去,我们也渐渐熟悉起来。我还加了许师傅的微信,有时手

机出现卡顿、信号差等小问题,我就直接留言询问,他也会及时回复解答。聊天中,我还知道了许师傅修手机从没拜师学艺,而是靠着网上的教程和维修资料一点点摸索。听说他还拆了好几台自用的手机练手,只为研究手机内部构造和故障原理。见我半信半疑,许师傅笑说自己从小就喜欢拆电器,家里的收音机、电视机和洗衣机都被他拆过,每次拆完再试着慢慢组装回去,因此没少挨父母的责骂。不过正是长久的兴趣和反复的实操,让他慢慢摸清了各类电子产品的维修门道。

话说回来,抵达维修店门口,我却发现大门紧闭,正愁手机无法维修,耳边忽然传来熟悉的喊声:“我的店搬到这里了。”一回头,果然就看见许师傅正朝我不停挥手。上前一打听才知晓是之前的店铺无法续租,许师傅只好另寻店面,好在附近刚

好有一间铺子在招租,他便赶紧将它租下来。没过多寒暄,许师傅招呼我进店,接着麻利地把我的手机拆开检查,过了一会儿,他对我说:“屏幕没坏,开关键磨损了,给你换一下就行。”把按键换好,测试可以正常开机了,许师傅才把手机递给我。听我问维修费多少钱?他摆摆手,说:“不用给钱,按键是从旧手机上拆下来的,也算废物利用了。”

“你拆机、换键再装机,都要花时间,不收钱怎么行。”见我执意要付钱,许师傅没再拒绝,只是不太在意的说:“我平时就喜欢拆装手机,干这些活不收钱,也不算浪费时间。”说完,许师傅咧开嘴笑了,看得出来,他是真心喜欢这份工作。

走出还没有挂招牌的手机维修店,我又回头看了看坐在柜台边,埋头修手机的许师傅。如今像他一样在这座城市打拼的人还有很多,他们踏实做事,用实在的手艺服务街坊,也把普通日子过得踏实又安稳。

百姓纪事

一盏煤油灯

□肖日东

前天晚上家里突然停电,几根备用的蜡烛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,翻箱倒柜也没找着。忙活了好一会儿,父亲叹了口气,感慨道:“要是有一盏煤油灯就好了。”我儿子听了一脸不解,好奇地打听煤油灯是什么东西?毕竟他现在写作业,用的都是护眼台灯。

父亲的话,也让我的思绪飘回了过去。20世纪80年代初的乡下,每当天色暗下来,家家户户都会点亮一盏煤油灯。即使有些家庭安装了电灯,功率也很小,那微弱的橘黄色灯光,从远处看好像一颗刚刚剥壳的鸡蛋,坐在这样的灯下看书,也特别费眼睛。那时候,停电是常有的事,家里备一盏煤油灯也显得特别重要。

过去,一些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会去城里的商店买煤油灯,大多数家庭用的

煤油灯是自制的。通常是把手电筒用完的大号电池取出来,先用钳子把上面的一个圆铁片撬下来,擦干净后在铁片上钻一个小洞,接着将棉线捻成一条细线做成灯芯穿过洞口。之后把煤油倒入空墨水瓶中,拿圆铁片覆盖瓶口,等煤油将灯芯浸透,一盏煤油灯就做好了。只要火柴一点,一盏煤油灯便能把一间屋子照亮,灯光扑闪着、摇曳着。我儿时总坐在这盏灯下写作业、看书,母亲则坐在一旁,借着灯光修补衣裤或织毛衣,那时我冬天穿的毛衣,都是她坐在煤油灯下织成的。

待在煤油灯旁边时间太长,人的鼻腔容易被熏黑,有时早上起来,我一摸鼻,就像从鼻子里拖出两条“黑龙”,一不小心还把洗脸的毛巾弄得脏兮兮。有一次,我熬夜看书,第二天起床晚了,担心会迟到,脸也没洗就往学校跑,终于赶在上

课铃声敲响前抵达教室。怎料流汗后着凉了,坐下来就不停打喷嚏,被煤油灯熏黑的鼻涕流了出来,顿时逗得同桌捧腹大笑。

后来生活条件渐渐变好,家里用上了带灯罩的煤油灯,我的鼻腔也不怕再被熏黑了。不过棉线做成的灯芯不经烧,时间一长,线头上会出现一个“黑头”,这样的灯芯继续烧不仅费油,还没多少光亮。父亲每次发现了,就赶紧拿剪刀把这个“黑头”剪掉,往往这样处理后,灯光瞬间变得“精神抖擞”,屋里也亮堂许多。前一天夜里用过煤油灯,隔天一大早,母亲都要把玻璃灯罩取下来,拿抹布仔细将上面的黑灰擦拭干净,晚上才能继续使用。

伴着一盏煤油灯,我顺利读完了小学,后来去镇上读初中,寄宿在学校宿舍,我做作业时再用不着煤油灯了。偶尔宿舍停

电,我和舍友们就点蜡烛照明,烛光也比煤油灯亮堂许多。工作后在大城市定居,搬进小区高楼,我为新家添置的照明灯具美观又实用,它们的照明效果也是煤油灯无法比拟的。

一晃三十多年过去,我不再是那个满山野奔跑的少年,两鬓也冒出不少白发,许多记忆都淡忘了。不过有时夜里,看着儿子在灯下温习功课的身影,我仍会想起当年自己在煤油灯下写作业的场景。那一盏煤油灯,照亮过艰苦的岁月,温暖过旧日的时光,也深深镌刻在记忆里,时时提醒我珍惜当下安稳明亮的生活。



(CFP图)

做自己心田的园丁

□吴娟

周末清晨,微信收到好友发来的一段话:“别让心田荒芜,除去杂草,多存温柔与阳光。做自己心田的园丁,心怀热爱,心境从容,人生便时时花开。”我看完深表认同,赶紧回复:“这话很有道理,世界再大,终究大不过心里那亩田。”

朋友的话,让我想起了一段往事。那是一次数学考试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,我回家后躲在被窝里偷偷抹眼泪,连饭也不肯吃。父亲在门外轻声唤了几声,见我迟迟不回应,他才推开门走进来。父亲没有责备埋怨,只是温柔地拍拍我的肩膀,安慰说:“关关难过关关过,眼泪可以流,脚下的路总要好好走,啥时候都得好好吃饭、踏实睡觉,攒足力气,才能跨过眼前的难关。”

那天晚上,我红着眼睛,乖乖吃下一碗香甜的五谷粥。往后人生再遇难关,父亲那天说的话总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我慢慢学会了在面对失意坎坷时,试着放平心态接纳缺憾,也懂得了稳住情绪、沉淀自己,等心不慌了,再继续赶路。

我们总以为世界很大,要去追逐、去征服、去抵达远方,却常常忘了所有奔赴的远方,最终都要回归心底,在一方小小的心田里妥帖安放。世界,是向外远行探索;心田,则是向内静心坚守。纵使走过千山万水,倘若内心荒芜,身在何处都是萧瑟荒野,而守好心中那一亩田,哪怕日子朴素清简,也能悄然孕育繁花。

很多时候,我们只顾做生活的匆匆过客,任由心田杂草疯长蔓延,日渐干涸贫瘠,也忽略了时常清理情绪、打理内心的一方天地。殊不知,这一方旁人看不见、自己朝夕栖居的心田,才是此生最值得精心耕耘的净土。

当好自己心田的园丁,其实只要做好三件事。首先是“静心除草”。心底的杂草向来长势迅猛,比如焦虑就像肆意蔓延的狗尾草,稍不留神就铺满心房;埋怨又好似缠缠绕绕的藤蔓,会拉扯着情绪坠入阴暗角落,还有攀比如同抢夺养分的外来野草,总是悄悄掠夺内心所有的生机光亮。为自己的心田“除草”,不需要大动干

戈,而是要将那些消耗心神、拖累情绪的杂草,果断拔除。杂草拔了还会长,那就常常梳理,日日躬身打理不松懈,我们要像园丁一样有耐心,学会接纳情绪起伏,遇事多沉下心来梳理,不纠结过往得失,不纠结他人看法,让内心始终保持清爽松弛的状态。

第二件事是“自撒阳光”,不必等外界馈赠温暖,而是主动在日常里捕捉细微暖意,自己为生活增添亮色。比如闲暇时听一首动听的老歌、翻一本心仪的书,或是与友人闲谈几句,又或是慢品一杯温热的清茶,这些细碎寻常的小美好,皆是滋养心田的阳光。日积月累的暖意浸润流淌,心房便不会寒凉黯淡,看似浅浅一缕微光,也足以照亮烟火寻常的漫漫岁月。

除此之外,还要学会“浇灌热爱”。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两件喜欢做的小事,比如有人偏爱侍弄花草,有人喜欢迎风慢跑,也有人钟情下厨做饭或是醉心笔墨丹

美文热读